

书墨画缘

看得见的书香

——读蒋频的画

◆ 郑绮娟



读蒋频的画，总有一种印象，填诗弄词极为妥贴，信手拈来，情景交融。简简单单的几笔勾勒出的绿叶青翠欲滴，衬托着一枝荷花，跃然纸上。画上有诗：风

含翠筱娟娟净，雨裛红蕖冉冉香。画中的荷花在和风吹拂下格外娇艳，溢出缕缕清香。这幅画就挂在我的办公室，工作累了，望一眼画，只觉得满眼喜气，书香盈然。

蒋频爱画荷花，那幅由韩天衡老师题款的《迎酷暑而傲放——荷不畏暑与寒梅同格》彩墨立轴（左图），看似不经意的闲情雅致、率真袒露，其实却是蒋频精心打造的高远立意，他用墨大胆，用色大气，让那硕大如伞的荷叶在波光浅漾的水面上随风翻飞，初绽绯红的花苞、蕊，从弥漫在荷塘里淡淡吐香。同时，蒋频还赋予荷花强劲的生命力象征和人格化的力量，表现在他题写的诗词上，如题：曲沼芙蓉映竹嘉，绿红相倚拥云霞；生来不得东风力，终作薰风第一花。这种画情和诗意的相得益彰，使得他的作品弥漫着深厚的文化意韵和浓郁的书卷气息。

他善用枯笔淡墨，也喜用浓墨重彩，淡墨可以写出简洁灵动，闲逸随性，画出文人内心淡泊、淡然。浓墨也同样能表现画者的超凡脱俗和锲而不舍，那幅表达戈壁沙漠的《大漠雄姿》就是一例。蒋频笔下的胡杨枯木孤傲执着，狂狷不羁，有仙子之洒脱，有屈子之孤高，作者以自由舒展的情绪表达着自己奔放而飘逸的情感，他把每一条线条当作有生命的、有个性的人物来演绎，那些看似简单的线条，

背后支撑的无疑来自于他广博的学养和对中国书画的独特理解。

人们常说“书画同源”，蒋频的画作有今天的成就，同他书法创作中长期致力于抒写性灵，追求点画线条与空间组合的和谐美妙密不可分，每每看到他的书法新作总让人眼前一亮，光彩照人。那幅即将在桐乡书画展上展出的《咏桐古诗十首》八条屏是他多年来书法作品的又一力作。可以想见，蒋频在创作时，一定是激情奔涌，心手双畅，物我两忘，至情至性。汉代书法家蔡邕《笔论》中说：“书者，散也。欲书先散怀抱，任情恣性，然后书之；若迫于事，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。”可见学者书家要有上乘良作，需进入忘我的自由境界，心随情动，否则，很难想象有如此大气磅礴，挥洒自如的良品佳作。

蒋频的画属文人画，几分古意，几分闲雅，几分仙气，几分禅意，有书卷气，极少烟火味。文人书画，可以掩饰自己的行为动机，却无法伪装自己生命的格调。相信迈过知天命之年的蒋频会更加洒脱从容地行走在路上，也期待在未来的岁月里，初心不变，继续从历史的沧海里，在文化的传承中，用今天人们喜爱的方式，表现出来，传承下去，让书画颐养人们的精神家园，让书香飘得更加久远。



■ 钞版纪念券“谢稚柳陈佩秋伉俪对泉”

一张小小的纸片，超越了国界、宗教、制度和文化的界限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，这就是纸钞。它代表了国家统一，民族意志，彰显本国科技与艺术水平，承载各自的文化历史，誉为国家名片。早在公元1023年，北宋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交子务印制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——“交子”，1661年，瑞典采用雕刻凹版印制了欧洲第一枚钞票，随后各国陆续发行纸币以替代贵金属货币。因纸币各版别发行周期长且数量多，一种适合大众收藏的收藏品“钞版纪念券”应运而生。

“钞版纪念券”除延续一贯的防伪技术外，雕刻凹版印制是首要条件，世界印钞界均将“无凹不成钞”奉为信条，结合专用的安全底纹设计，手工雕刻技艺，特殊基材的钞券专用纸张，光变油墨，激光全息，数字识读等。再因“钞版纪念券”不像法定货币那样，受到政治等因素束缚，可以让设计师、艺术家与科技人员放下包袱，放飞思想，创作出更加开放与自由的钞版艺术，使她最终成为超越科技的艺术精品。

近日，中国首届钞版纪念券展正在上海举行。中国发行的具有现代货币防伪功能，使用自15世纪欧洲发展至今的凹版雕刻艺术表现的主题，并且都具有冠名授权发行方的钞版纪念券都集中在展会上。我国27种钞版纪念券和双联，四方联，及17种大版纪念券辉煌地集体展示在会展上，其中不乏首次亮相的35联大版张及仅两联的小版印样等珍稀品种。小小的钞版纪念券引起了艺术界、收藏界人士的浓厚兴趣。

品味典藏

钞版纪念券收藏趣味浓

◆ 德安

竹刻神韵 笔墨情缘

艺坛鸿爪

◆ 管诚

近日，上海笔墨博物馆正在举办“徐孝穆的竹刻艺术和笔墨情缘”纪念展。

徐孝穆（1916—1999），江苏吴江黎里镇人，名文熙，字洪。当代著名篆刻家、竹刻家。曾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、上海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实验室主任、上海建人业余艺术专科学校校长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、上海市文史馆馆员、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市常委等。

徐孝穆先生擅刻竹、刻砚、刻紫砂茶壶，亦擅篆刻、书法、绘画。自幼喜好，家学渊源。他纵观古代各流派刻技之奥妙，追摩明代朱氏三家之刻技，又深研清代周芷岩之刀法，以浅刻为主要创作方法，所出作品，气韵生动，刀笔如神。“文人竹刻”“写意竹刻”是其最大的特色，他与众多当代著名中国画家合作，把竹刻艺术与中国

传统写意画完美结合，创造了自己的竹刻艺术风格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。本次展览云集了一批徐孝穆先生有代表性的竹刻艺术作品，以及篆刻、书法和绘画作品，展示先生的多才多艺。

徐孝穆是柳亚子先生的姨甥，自幼经常随柳亚子左右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曾与柳亚子同赴香港，协助姨夫从事文史研究，并照顾姨母柳亚子夫人郑佩宜。柳亚子也曾为徐孝穆题写斋名匾额“进贤楼”。先生平生交友，皆当时名公巨卿，多文采风流之士，他与何香凝、郭沫若、黄炎培、邹韬奋、叶恭绰、沈雁冰、老舍、



■ 柳亚子为徐孝穆题“进贤楼”

巴金、端木蕻良、郑振铎、王绍鏊、汪亚尘、陈半丁、周谷城、郑逸梅等许多著名文人学者都有交往，酬唱之迹，留于笔墨、形于刻件，幽情雅致，流芳百世。不少名士更为其高超的竹刻技艺所折服，欣然题字或著文以赞美，并表敬佩之情。本次展出即有不少极其珍贵的名人题字。还有一批徐孝穆和友人的往来信札，及互赠书画。

海上印社

广陵三子蔡易庵、孙龙父与桑愉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

唐代徐凝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诗句，道尽了这座淮左名都的无限风姿。扬州枕江臂淮，据水陆商贸转运之要，自隋唐以来商贾辐辏，富庶繁华，也是文人与艺术家们向往、麇集之地。在这绿杨城郭之中，有为人称道的“扬州八怪”书画，也可追寻到浙皖开山鼻祖丁敬、邓石如的芳踪。扬州的奢靡虽因两淮盐业的衰落而消逝，然印学一脉，赓续不坠，建国后涌现出以蔡易庵、孙龙父与桑愉为中心的印人群体。

蔡易庵（1900—1974），名钟济，又名济，字巨川。祖籍江苏丹徒，居扬州。出于诗礼簪缨之家。其父蔡源深曾任湖北候补道，清末去职举家迁上海。蔡易庵十余岁就读于上海圣芳济中学，毕业后考入北平著名法科大学——朝阳大学。抗战前夕在南京一文物公司经营古董，建国后任扬州市文物保管会委员。

蔡易庵工诗文书画，篆刻初无师承，后得《陶斋藏印》，始从秦汉入手，又宗法浙派。蔡易庵眼界开阔，印文上溯三代吉金，下涉



六朝碑版文字，并追随时代潮流，与扬州市印章研究组成员一起，提倡以新体简化字入印。蔡易庵创作有《扬州廿四景》组印，结字简朴含蓄，精气内敛，气局深邃古穆，如其所称的“瘦硬通神，有六朝烟水气”。

孙龙父（1917—1979），名珑，字思聆，号赤城居士。祖籍泰州，后居扬州。其父精岐黄之术，兼好诗词、音律、书画。孙龙父自幼聪慧，克绍家学，弱冠时金石书画已崭露头角。曾就读于上海正风文学院，毕业时抗战正酣，即发挥自己文艺特长，投身到抗日救亡宣传

活动中。建国后执教于扬州中学、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，余暇与友人整理出版著名艺人王少堂的扬州评话《武松》、《宋江》等传统书目。

孙龙父书工四体，尤善章草、篆隶，在江淮一带颇具声誉。志学之年始习篆刻，兴趣广泛，如甲骨、古玺、秦汉、元朱及吴昌硕、邓散木等均有涉猎。中年后致力于“黟山派”印风，所制白文印用刀险劲，奇气横溢，将黄土陵印风推向清劲峭丽。朱文印注重布局，深得错落顾盼之妙，对现代扬州印坛影响颇巨。

桑愉（1929—1979），又名愉，宝松，一作

保松，号阿松、无咎，别署乐观楼、饮瘦瓢馆。江苏扬州人。祖父、父亲于天宁门开设香店，又雅好书画，店肆中常集聚着许多扬州书画家，谈古论艺，使桑愉深受熏染。及长从蔡易庵游，在其严格的指导下，从秦汉玺印入手，后融汉金文与“黟山派”为一炉，形成了结字洗练，刀法峻爽，气息古穆的独特印风。高二适喜其印作，赋诗相赠。不幸的是天忌英才，桑愉五十一岁即去世。

桑愉收藏旧谱、旧印颇丰，笔者曾在其乐观楼中见到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黄慎珍藏之“瘦瓢”，色古黄而奇诡，尤物也，黄氏亦以此作名号。

扬州及江苏印坛自建国后蓬勃兴旺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“文革”前达到鼎盛，不仅连续举办了数届省级书法印章作品展览，其中第三届展览即在扬州开幕，对活跃当地篆刻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。现代扬州印人多出之蔡易庵、孙龙父、桑愉三家之门，或有转益多师，先后师承两家或三家者，印坛氛围之宽松可见一斑。他们对维扬地区印学创作、研究与人才储备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推动作用。

印坛点将录 130